



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ของชนชาติและทางเลือกขอ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族群记忆与文学选择——新时期凉山彝族文学管窥
 Memory of Nationality and Option of Literature:
 A Glimpse on Yi's Literature During
 the New Period

王菊¹

บทคัดย่อ:

นับตั้งแต่ทศวรรษ 1980 เป็นต้นมา เขตเหลียงชานเกิ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างมาก ในช่วงยี่สิบปีนั้น มีนักเขียนและกวีชาวอีเป็น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ที่สรรค์สร้าง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จากนักวิจารณ์และผู้อ่านจำนวนไม่น้อย แต่พวกเขา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ในขอบข่ายของผลงานได้อย่างไรกันหรือ จาก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เราพบได้ว่า พวกเขาไม่เพียงแต่ถ่ายทอด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ตนไปสู่กลุ่มผู้อ่านหนุ่มสาว แต่ยังได้จับ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ยุคสมัยและสถานที่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โดยผ่านวิธีการ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คำสำคัญ: ชนชาติอี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วัฒนธรรม ประเพณี ความเป็นสมัยใหม่

¹ หวัง จวี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วารสา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สฉวน
 王菊,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Wang Ju,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摘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凉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 20 年里涌现了大量的彝族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学领域。他们的成果已经得到许多批评家和读者的认可。他们是怎样和如何在他们的领域获得成功的呢?循着他们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把他们的文化传给了年轻的读者,而且他们通过文学的方式记录着当前和当地的变化。

关键词: 彝族; 文学; 文化; 传统; 现代性

Abstract:

Since the open-up in 1980s, Liangshan has great changes universally. During past twenty years, there are many Yi writers and poets who are active in literal domain. And their achievements are reckoned by a plenty of critics and readers. What and how have they succeeded in their field? According to their texts, we can find that they not only spread their culture to younger readers but also record the contemporary and local changes by way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Yi nationality; literature; culture; tradition; modernity

在布热津斯基提出“全球化”以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全球社会呈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局面。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一体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体现为多元化的状态,。在这样一种“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的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该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领地,该怎样来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血脉,便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及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们非常关切的使命问题。



一、 族群记忆与原文化的思维重建

（一）神话思维

“神话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是具体的、形象的、可感的，同情感范畴区分微弱；其对象是颇值得摹仿的虔敬化‘范型’；其因素在已具高度发达的文明的社会同样并未绝迹。神话思维的古老性，也不能因此而予以摒除。”这种神话思维是凉山远古彝民尚未将自身同周围自然界截然分开，将自身属性移于自然客体所致，他们赋予自然客体以生命及人类的喜怒哀乐，这其实是没从本质上将自然界同人加以区分的结果。在拥有丰厚的洪水神话、太阳神话、图腾神话及人类诞生神话、日月星辰、风雷山川等自然现象的神话的凉山，孕育和培养着新时期的彝族诗人和作家，在他们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神话思维的种种表现。总之，彝民神话思维的产生同彝族文化及思维本身的历史发展早期“浑融”阶段具有起源上的关联。神话思维的特点是通过类比，将万物与人同样看成是有生命的，并存在着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最终体现一种生命逻辑转换的关系。

凉山彝族关于雪的神话在彝族史诗《勒俄特依·雪子十二支》中有记述：“天空降下三场红雪来……雪子十二支从此始。”彝民先祖将生命的诞生与形成归属于“雪”，这种远古文化之源及文化命运的构成和认识方式所蕴含的精神特质和内在的生命意识，一代代地流淌在每个彝族子孙的血液里。新时期诗人阿苏越尔，把这个神话原型镕铸在自己的文本中，成为了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单就其诗作篇名便可看出来：《雪的自述》、《满山的雪》、《春天的雪》、《无雪的冬天》、《盼雪》、《听一位老人谈雪》、《俄洛则俄雪山》、《雪线》、《雪人》、《雪崩》、《雪祭》……作者自称“我就是那个/只有雪下到门口/才欢笑的彝人”（《盼雪》）。作者认为“雪”这个意象是彝族生命及文化的象征，是彝民族精神的载体。



他沉缅于“雪”的世界里徜徉、认识、迷惘，又抽身出“雪”的世界，以达到对“雪”更深、更高的解释，在远古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进行着自我拯救的文化抉择，“我的画像上/纵然有一千个弹孔/也会预示/一千种/出路！”（《自画像》）。阿苏越尔通过对“雪”文化历史的、当代的文化语境的阐释，表达出在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中，完成自己作为彝族诗人能做，而且可以做的对民族文化新的解构和重构！

彝族关于“葫芦”的神话，可见于《查姆》中洪水神话中，洪水泛滥后，人种灭绝，好心的二兄妹因装在葫芦中漂浮得救后结婚生子，繁衍人类。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起源葫芦》中用现代思想观点对葫芦再生人类的神话进行诠释，探索彝族宗教、艺术的精神。“葫芦”作为生命力很强的象征，它被赋予了生命起源的意义，来整合作者对其多样化的思考。

以上是典型的神话思维在新时期作家创作中的运用实例，表达出彝族先锋作家追忆式地触摸文化早期的原始文化心理层面。

（二）图腾思维

“神话是图腾崇拜的思想先导，图腾崇拜是神话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混合物。”“图腾”一词是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我的亲族”。从语源上看，图腾亲族观念应当是最早、最基本概念，此后产生了图腾祖先、图腾禁忌等等。神话通常是从人的意愿出发，用多种构件组合起来加以表现，其实图腾思维也大体属于这一思维体系。图腾思维有时出于实际的功能目的，有时与实际功用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通过非逻辑的想象和思维将其结合起来的。图腾思维的特点，是把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目的是为了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排除自己的恐惧和压抑心理。凉山彝族许多关于动物图腾的神话“九龙神话”（龙图腾）、



支格阿龙神话及其它动物图腾的传说（虎图腾），还有植物图腾神话，如“葫芦”图腾，“竹”图腾等等。

出生于凉山的彝族女诗人兼学者的巴莫曲布嫫，深谙最初的艺术起源于原始的图腾意识或观念，所以她用诗歌形式或对彝民族的图腾活动、图腾行为、图腾场面来进行图腾思维的描述。其诗集《图案的原始》里，凭借着图腾思维破译着凉山彝族历史生存的神话密码：用“日纹”来演示彝民族的诞生，“鸡冠纹”是彝民族迁徙的风景，“蕨子纹”是彝民族成长的象征，“水纹”是彝民族繁衍的企盼，“羽纹”是彝民族英勇、威武及自由的纹饰……作为一位高学历的现代彝族女诗人，不断地打开尘封的民族文化，并试图以新的方式来图解着一个民族远古的图腾文化，从而标立着民族生存历史与现实的图腾柱，融汇着民族历史的悲壮美、刚健美及生存美！

彝族青年诗人倮伍拉且的《诗歌图腾》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具体到抽象；由个体生命情态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由本民族文化到人类文明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其对民族文化与大自然之间诗意的化外。在其诗作中，诗人图腾的理解，把握和命名着自然世界，张扬着民族图腾文化的艺术内涵和美学内涵，并将图腾的概念提升到了民族哲学的层面，如：

“你的爱情使我透明
你的爱情使成为液体
透明的液体，四处流淌
流淌过的地方
就有植物疯狂生长”

——《天空成为爱情的倒影》

诗人将“水”的意象凸现成生命的源泉，只有理性的“液体”才能保证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有“液体”量性及质性的改变才能促成“植物疯狂生长”，体现出人与自然混融中，人的精神历程的价值终极追问。



而诗人俄尼·牧莎斯加的《虎的图腾》将彝族远古图腾中的“白虎崇拜”与“白雪崇拜”的深层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民族审美意趣作为其诗思的文化根基。古时彝民认为自己是虎族人，与虎有血缘关系，且死后还原为虎。因为虎是勇猛或威武的象征，它能征服一切弱小动物，有非凡的生存竞争力。从语义学来看，彝族自称“罗（诺）”便是虎之意。现在，金沙江与雅砻江的分水岭名为“纳拉山”（即黑虎山），峨眉山称“罗目”（母虎），西昌彝名“拉布峨卓”（即虎族居地）便是虎图腾的遗迹，且彝族众多的大型祭祀活动都定在“虎月虎日”……诗人的“白虎”意象体现出其高洁、神圣、伟岸、刚强的民族精神境界，从图腾崇拜物象中提高了民族文化的思想、准则，流露着诗人反思民族文化后新的情感倾向，相信彝民族的“生命的精灵在天地间舞蹈”……

（三）宗教思维

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有两大类：一类是对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崇拜；另一类是对精灵和鬼魂的崇拜。其实，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都没有脱离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范围。简而言之，宗教思维包括了泛灵信仰、泛生信仰、巫术等等活动中对人的生物性的再认识过程。宗教思维的特点就是借助异己的能力来实现自身心理的平衡。其中，巫术是“人们企图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过一定的仪式对客体实施影响与作用的活动。”巫术可以分摹仿性巫术（顺势巫术）和感染性巫术（感应巫术）。而巫术思维“打破理性与非理性、幻觉与现实、生前与死后、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物的种种界线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重新进入巫术的境界之中”。

诗人兼学者的阿库乌雾的诗集《走出巫界》是一种对彝民族巫文化多重认识的诗性的结晶。诗人向我们展现了彝民



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初始状态：用充满神秘、悠远、古老、异质的艺术世界，来展示对历史、民族、文化、人生的剖析和评判：

“是先祖图腾的 裸足
轻轻 兆示生命本真的凹凸
是风暴过后 重新
磕触的毡船 造就
石头不朽的 履历
有山就有海
兹祖普巫 将
所有初民目击过的山峦
倒置在 滇泊苏诺海中央
构筑 天底下最奇异的
骨骼”

——《兹祖普巫》

诗人通过对巫文化圈溯源认识，使自己的精神洄游在原始本真状态，用巫唱与巫风、巫光对吟，认同着彝民族远古文化的氤氲之气；但他并未沉缅于巫文化的诡异和奇谲当中，从其诗集体例安排来看“彝海子——巫天的祭辞——重构的预谋”，诗人意图是想在埋下《最后的火种》忍着《疼痛》记录下《远去的岁月》然后《突围》，预谋自己将是“一只剽悍而孤独的虎/以它的睿智以它超群的冷静/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注视着倾听着……（《背景》），诗人希望的是“走出巫界”，以自身已具备的时代精神品质和当代艺术文化素质，去理解、提升、折射、构筑彝族新时期的文化景观，从而达到重构民族文化的精神，诗人用宗教思维的方式，既是作者引入的创作方法，又是反叛现代罪恶的手段和原始复归的目标，完成了个体民族精神皈依的历程，点亮了整个彝民族文化耀眼的未来！

以上是我对原文化思维的重构的肤浅认识，总起来看，彝民族无论神话思维、图腾思维、抑或宗教思维，其本质实



际上是溯源思维，也就是彝族人说的“盘根根”的思维模式，彝族是非常重视向生命溯源和追问的民族，为的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代民族更好更大的跨越！

二、 语言的同谋

（一）文学话语的时代性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全球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学术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发展路向，进而影响和传播到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文学，并改变着这些社会科学的认识范型、理论视野和阐释系统。而“话语”不仅是语言学理论而且也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含了言说与书写的主体及客体。话语实践既是一种共时性结构体系，又呈现出历时性的维度，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已逐步从一元话语到多元话语，从公共性话语到个性话语，从政治型话语到文化话语，官方话语到民众话语等的变化。

从彝族文学话语的历时性来看，20世纪50年代李乔及吴琪拉达等的文学创作的话语是政治型话语，其特点是进化论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支配；20世纪70—80年代的阿凉子者的文学文本及吉狄马加的诗歌文本已初显出其文学话语的文化审美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文学话语的新走向：马德清的大众话语及阿蕾的女性话语等等。他们从各自的人生经历、人生哲学及共同的民族思维方式与民族记忆出发，用文学书写着民族文化的新篇章。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学术文化界流行着“以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话语立场及诉求方式，强调人的主体性语言诉求方式，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而自主性的实现“表现为把爱推向



整个人间的人道精神”。这种语言立场及诉求方式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中便有所体现，如：

“今夜，原野很静
风在山岗上睡去
南方十字星座
流出许多秘密
只有人的血液里
哼着一支古老的歌曲
这时我想起你
南美的印第安人……”

——《致印第安人》

吉狄马加诗歌创作中的自主性话语通过对印第安人如兄弟般的思念向往而表达出自己对他们“深深的爱”，虽然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印第安人/但他却深深地爱着他们/那爱很深沉……”，这是人道主义的爱。诗人运用诗歌的语言及思维方式，向我们传达出了诗人博爱的胸怀和修养。

20世纪90年代，复杂化、多元化的经济形态导致了新社会文化状态的复杂化。以前文学创作的二元思维模式受到分殊化、异质化的冲击，文化的批判矛头转向了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这种文化市场对于文学艺术产生了双重作用“既使得文化人脱离了对私人赞助人及宗教政治势力的依附，获得了面向市场进行创作的自由……同时，市场的需求对于文学艺术的生产形成了新的以商业利润为驱动的压力”。普通大众对文学文本，选择与评估并不以文本质量为准绳，而以文化产品与自己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为准绳。在凉山彝区出生成长生活的诗人马德清在这种大众文化思潮中，采取了大众化的语汇来书写着：

“被狗咬伤的风
叫得很凶
我不知道



是狗的声音还是风的声音” ——《狗咬过的风》

整首诗的话语简单通俗很大众的，“风叫得很凶”，这是很质朴的大众话语，诗人用简单的字词，有限的字符搭配着主体性的句子，实现着文学本体性语言再生的生命力。诗人赋予了狂风以灵性，因其被狗咬而显出其痛苦疯狂的无奈状，显示出诗人个体体悟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所以深受彝民众众的喜爱。

（二）语言文字的传承性

著名语言文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说本族语的人理解和构成合乎语法句子的先天能力，是在某一时期内说出的实际话语。”语言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其主要功能有：一方面，交际和传递知识；另一方面，思维和记忆。语言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许多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完善，因此文化特征的连续性，必然造成语言的连续性。“文字是原始民族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才产生的，是民族心理趋于成熟的表现，文字代表着民族自尊、自强、文字把民族形成一个文化集合体，因为有文字的民族总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先进、发达。”

彝族，是有自己语言文字的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文是彝语的记录符号。彝文在彝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彝文抄本古书种类甚多，有许多具有史料价值和科学文化价值的传说，伦理，天文历算、故事、诗歌、格言、医药、宗教、经典等书籍。还有大量为人民喜闻乐诵的文学作品，如凉山彝区的《勒俄特依》、《玛牧特依》和《妈妈的女儿》等，且政府颁布的《彝文规范方案》是根据凉山彝文而制订的。随着规范彝文的推广，彝文版的《凉山日报》，《凉山文艺》等杂志的问世，



对新时期彝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宽更高的创作平台，涌现出一系列作品：《情系山寨》（贾瓦盘加著）是第一部彝文小说集，《慕乌故什》（小仙鹤）是第一部彝文儿童文学作品，《冬天的沙流》（阿库乌雾著）是第一部彝文诗集……其中，阿蕾的小说《根与花》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贾瓦盘加的小说集《情系山寨》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彝文文学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彝族作家阿蕾、贾瓦盘加、阿鲁斯基、阿库乌雾等用彝文记录了民族自身发生、发展历史，再现了彝族特有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这是彝人彝文写彝事的文化传承的现实现象。

那对于彝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合作群体，他们的作品文本的语言怎样反映出彝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呢？

吉狄马加作为新时期彝人的骄傲，其诗作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的好评，他是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其诗作中“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的溯源思维“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格阿鲁”的神话思维，“沉睡的鹰爪踏着梦想的边缘”的图腾思维，“我要寻找的词/是祭师梦幻的火”的宗教思维。这是在诗作中的体现，来看看小说吧。巴久乌嘎小说《阳坡花》、《起源葫芦》中的“那时候还没有枪，距离有枪的日子不远了……”，“从母系那方的血统来讲，这方水土享有‘德古’尊称的仓卓土司与同样声名显赫的索拉威尔是表兄弟”等等，用汉语表达了彝族溯源思维的叙述基调……在汉语使用中受彝族传统思维的影响，体现出了彝式汉语的特点。

无论彝语、汉语成为了思维的同谋，共同营造新时期彝族文学热闹的氛围。虽然表面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文本并没有直接关于奴隶制社会的描述。但从文本中的意象、思维、语言等等，无不道出其历史的、文化的濡化性，弘扬着一种



更深邃、更高远的民族文学的传统，彰显着民族精神，激荡着彝民族心灵魂语……在多元共体的文化场中，造就着边缘文学的独一无二的衬托性，碰撞着新的文化母体！以彝族共时性的话语造就着新时期彝族文学的辉煌！

三、 寻根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合一

（一）生命意识的书写

我国人类学研究自 1981 年 5 月举行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以来，获得了许多成果，其中不少研究课题从不同角度涉及妇女问题：从母系氏族社会的分析，到婚姻、家庭的起源，以及神话传说，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联系妇女问题。由此发展起来的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为对象，研究她们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社会特点，以及在人类自身繁衍中所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涉及婚姻、家庭等问题。妇女，无论作为自然人，或者是作为社会人，既具有人类的共性，又具有妇女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仅表现在性别差异上，体质特性上，心理状态上，还表现在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与义务上。

凉山彝族女作家阿蕾以彝族妇女的恋爱、婚姻、家庭为题材，真实地反映了妇女受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压迫和束缚的生活现状。其实，关于妇女受压迫的理论解释随着女性主义而凸现出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一系列传统和法律，这些使妇女潜能得不到发挥，从而阻碍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压迫是伴随私有制出现而产生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以性别压迫来解释社会压迫；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压迫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压迫来源于性别、种族，是父权制，种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物质



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结果……在阿蕾笔下的尔果、乌沙、尔玛、尔西嫫、乌嘎、拉玛、妮薇、“外婆”等等一系列彝族妇女的生命悲剧，都一一演绎着这些理论主张的实质内涵，这奏响了女性生命悲剧的最强音：我们不得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莫拉玛奶奶（严重受旧社会父权思想束缚）、有反抗型的尔西嫫、乌嘎嫫、乌沙（她们挑战传统，但付出了沉重代价），更有从传统型向反抗型过渡的尔果，她们的生命史说明传统，父权，性别对生存的挑战时时处处威胁着女人！

而女人到底是什么呢？是男人自我实现的背景和环境吗？不，并不是只有男人的形象才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形象。彝族女作家阿蕾女性主体自我确认女性意识，她不仅作为女性而创作，而且为创作女性而成为女性。因为她相信：既然在像弗洛伊德一样的男人眼里女性永远是欠缺的，那么要正确回答“女人是什么”的问题，说明女性的实然与应然的世界，就只有女性自己出面。其实，“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运并不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出现；是作为整体的文明造就了这一介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被描述为女性的生物”。她关注着自己的性别、自己的族别，更描写着本民族妇女的生活，因为“女性写作关注的焦点，正是以往的写作所忽略的东西，它们在女性写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两性关系，家庭婚姻中的母性、身体、父权、性、欲望……”，作为女性写作的作家，她把彝族妇女放在万难忍受的悲苦境遇里，她们忍受着一切苦难悲痛；她替她们倾诉着她们的痛苦、忧伤和愤恨等，却不时地警醒着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如何来让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以获得女性应有的地位、价值、自主、独立、尊严及权利等等。

相对于同时期的汉族女性作家谌容、张洁、方方、王安忆等，阿蕾把自己的视平线向下，其小说集《嫂子》、《根与



花》，散文集《春雨潇潇》把一大群穿越了伤痛、恐惧与煎熬，连结着历史、现实与变革的彝族劳动妇女作为其视域所及、所感、所写的人物。这其原因是阿蕾作为女性及其创作的女性文学是能通过这些最朴实、最勤劳、最善良的劳动妇女得到人类意义上的某些彰显。因为“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念同命运，和女性人文主义价值的全面实现同命运”。

阿蕾自觉地以女性之心，用女性之笔，写女性之事，无不显示出其创作意识的自觉自砺的过程。通过其塑造的一系列女性人物，我们不难看出在她们身上因袭的历史与传统的因素的沉重及历史与传统形成的张力场的广大，这些无不表现了作者从女性人类学的角度对彝族妇女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拷问乃至对彝民族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诘责！

（二）寻根意识的底蕴

寻根意识中的寻根总是与传统怀旧、感伤、隐遁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寻根往往导致艺术上的先锋性，越是原始的越是现代的，这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资产的盘活……”其实，寻根既是向传统的回归，同时也是新的现代性观念的表述。彝族作家中的寻根意识，并非是响应“新儒学”思潮而起，而是本民族主体集体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彝族父子联名的方式是寻根意识的最好体现，还有家支谱系在子孙后代中的深深诵忆等等。与意识相结合产生的“寻根话语”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空间：

凉山彝族青年作家巴久乌嘎的小说创作，将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文化变革的历史事实，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巨大的心理时空跨度，追溯到发韧期，寻根式地触摸其文化碰撞早期形态和所呈现的原始文化心理层面，如其小说《阳坡花》中呈现出作者强烈的寻根意识，对彝族原始英雄主义、



原始起源神话、原始宗教意识，原始生命哲学的深层追忆，实质性地平衡着新时期彝族作家的文化创作空间；凉山彝族青年散文作家诺尔乌萨的散文《家谱》、《融入山野》等，以新时代凉山彝人的眼光，通过“家谱”、“山野”、“苦荞”等寻根话语，更深层次透视彝族古老文化的本质特征、内在秩序及与大自然之间形成的深层关联。其散文中弥漫着对大自然的天然亲近，正体现出彝人寻根意识的回归传统及重述现代性观念的必要；凉山青年诗人阿苏越尔的“雪”诗系列，通过雪的意象，雪的语符，雪的记忆，雪的生存，雪的生命等一串关于“雪”的叙写，释放出也折射出彝民族文化起源寻根的使命感及责任心，在遁去的雪史中重拾民族生命之灵，寻找民族现实生存理念的方剂……

总之，新时期的凉山彝族作家在创作中无不自觉地唤醒着生命意识及寻根意识来烛照本民族的生命之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着此岸与彼岸来往自如的桥梁，对传统的文化价值资产盘活的同时，颠覆着民族文化封闭的语境，让新时期的文学流淌着民族记忆的同时，实现着新的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与对照！生命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合一体现在：彝族作家既尊重本民族集体文化的生存价值，又重视创作个体的生命体认的特点和维度，在文化文本中重新理解着民族记忆，同时也书写着个人的感知深度，广度和高度！彝族作家重新在文学的归位的历程里，采撷着民族文化的记忆，运用着民族之思，提升着民族文学的新跨越！在全球化的文化氛围中，通过书写彝族本文化的方式，实现着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的存在之思、探寻之旅！



参考文献

中文

书籍

(苏)叶·莫·梅列金斯基。1990。神话的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金岱主编。2002。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陶东风。2002。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天津：暨南大学出版社。

许志英、丁帆。2002。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国章。1992。原始文化与语言。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叶舒宪。2003。文学与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庄孔韶。2003。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英文

书籍

Frazer, Elizabeth, ed. 1993. "Ethics: A Feminist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